

青年时代丛书

“真爱”的追求者



ZHENAI
DE
ZHUIQIUZHE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年时代丛书

“真爱”的追求者

本社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年时代丛书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6印张 9插页 45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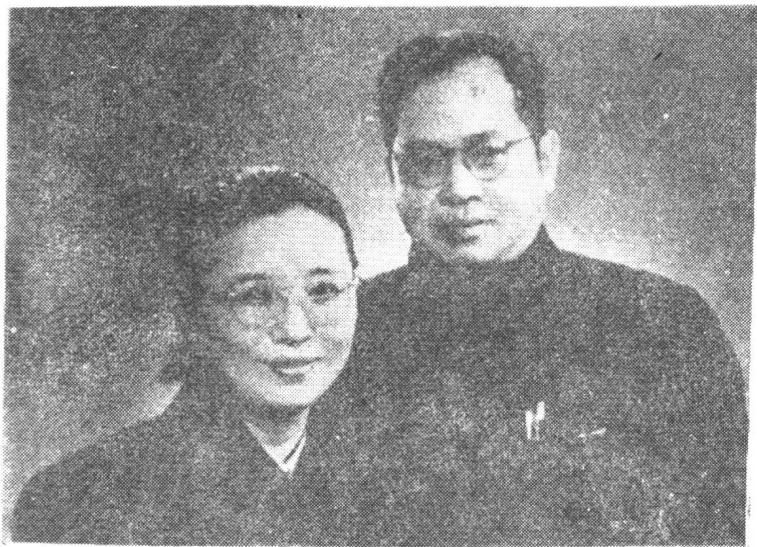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3072·634

定 价: 5.50 元

套(4本)

鲁迅与许广平





吴晗与袁震合影



钱三强和何泽慧



王士光与王新近影



张苏和齐淑容



熊瑾玎和朱端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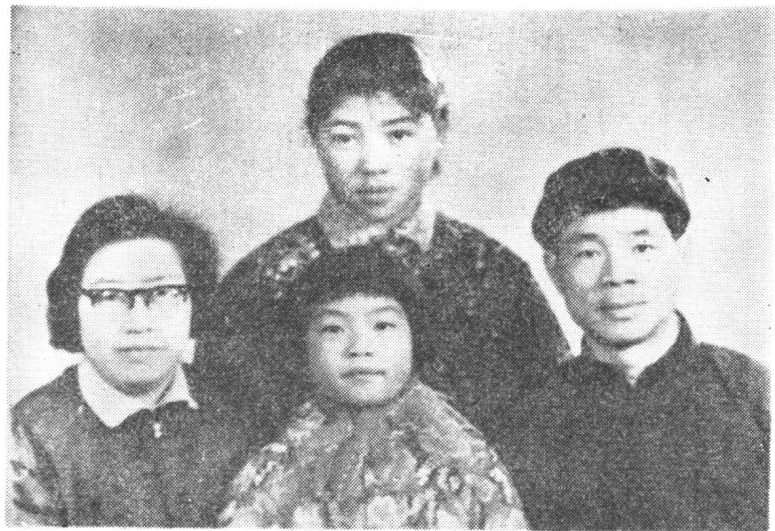
王力与夏蔚霞在家中



杨宪益和戴乃迭

黄昆和李爱扶近影





罗健夫一家



陈中伟和尹惠珠在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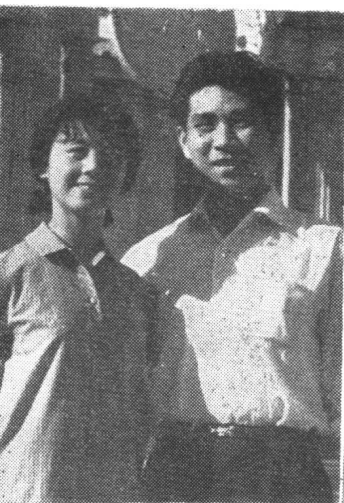
刘德懋和丁志辉一九四九年合影



五十年代的吴祖光和新凤霞



刁光覃、朱琳和他们的儿女



姜昆和李静民

石钟琴和张元民



目 录

“真爱”的追求者

- 许广平的爱情生活陈漱渝 (1)

真挚

- 吴晗与袁震的爱情王宏志 (9)

中国的“居里夫妇”

- 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何泽慧顾迈南 (16)

忠诚

- 记革命夫妻王士光、王新葛琳 (28)

真挚的爱情

- 记张苏和齐淑容李伶 (41)

革命结同心

- 熊瑾玎、朱端绶爱情生活散记夏耘 (53)

共祈百岁老鸳鸯

- 记王力夫妇的爱情与生活王瑾希 吴坤定 (60)

悲欢与共四十秋

- 杨宪益和戴乃迭湛容 (70)

“黄——里斯理论”是他们爱情的“介绍人”

- 黄昆与艾夫·里斯(李爱扶)的爱情故事杨建业 (91)

让事业酿出甜蜜的爱

- 罗健夫的爱情故事邱文仲、崔文龙、胡天籁 (100)

在悠扬的乐曲伴奏下……

- 记著名断肢再植专家陈中伟夫妇倪平 (112)

- 征途上的爱情马继红、王宗仁 (119)

- 沙漠与海郑重 (131)

- 向你一生负责新凤霞 (156)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记艺术家刁光覃和朱琳 王育生 (177)

比翼齐飞

——石钟琴和张元民 周解蓉 (187)

妻子的眷恋

——姜昆爱人的自述 张跃铭 (196)

“真爱”的追求者

——许广平的爱情生活

陈 漱 渝

爱情，这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字眼。古往今来，它敲开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扉，在他们感情的弦索上奏出了不同格调的音响。然而，要想在生命的乐章上谱写出优美动人的爱情旋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十五年前，许广平在一篇题为《读〈黄花〉》的文章中说过：“在这新旧过渡的社会，宁可丢弃名誉、地位、家庭、财富，忍受责骂，或委曲自己，男女两方把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都去牺牲了，来寻求至高无上的爱的建立，这才是真爱。”许广平所说的“真爱”，跟虚伪、庸俗的“爱情”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比，而她本人就是这种“真爱”的执着的追求者。展现她经磨历劫的爱情生活，我们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启示，从而使自己的感情更加净化，品德更加高尚，灵魂更加完美……

一八九八年，许广平出生在一个妇女的命运任人摆布、随人践踏的黑暗年代。许广平刚刚生下三天，她的父亲在酩酊大醉中，碰杯为婚，把她许配给一个姓马的劣绅家。这个劣绅参加了孔教会，常纵容家人在乡间拦路劫抢，掳人勒索，民愤极大。父亲事后虽因酒醉失言而反悔，但马家却送

来了聘礼。为了“顾体面”、“讲信用”，父亲也就只好收下了。刚刚懂事的时候，许广平从一个叫旺姐的老妈子那里得知了这件事，就模糊地懂得了“所遇非人”的含义。每当别人提起马家，她就又急又难过。十二、三岁时，她开始公开对这门亲事进行挑战：马家来人，她就冲出门去；马家给她包银，她连纸带银都扔到地上。面对父亲的严厉申斥，她傲岸不驯地大胆表白自己的不满。争取命运自由的愿望，在她看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后来读书渐多，她知道只有自己有了独立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婚姻才可以不任凭家人撮合。因此她勤奋读书，一心想早日自立于社会。这种思想，成为她当时生活的动力。一九一八年，她毅然脱离家庭，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了谋求深造，一九二三年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旧中国，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许广平在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不久，初恋的悲剧又不幸降临到她的身上……

那是在考入北京女高师的第一年，一位热情、任侠、豪爽、廉洁的青年点燃了她心中的爱情火种。这位青年叫李小辉，广东人，是她的表亲，因打算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误了考期，改在北京大学读书，两人过从甚密。许广平在北京还有一位老同学，名叫常瑞麟，当时是北京医专的学生。每逢节假日，她总要到常瑞麟家来聚谈。这年冬天，常瑞麟的三妹毓麟和四妹应麟得了传染病，许广平自告奋勇象亲姐姐一般照料她们。这年除夕之夜，许广平参加女高师师生同乐会时，感到喉咙阵阵作痛，被误诊为扁桃腺炎。学校没有空余的病房，她只好到常瑞麟家休养。李小辉得悉她的病

情，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年初五这天，李小辉连续三次前来探视，还带来了一些西藏青果，说是可以医治喉症。他给许广平留下一半，自己留用一半，因为他也觉得有些喉痛了。

许广平的病一天天沉重起来，后来经同仁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诊查，才判明她得的根本不是扁桃腺炎，而是猩红热。经过开刀，从肿得跟头一般粗的颈部挤出一盘脓液，这才复苏过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许广平身体略有好转，立即打听李小辉的情况，得到的答复却似晴天霹雳：原来李小辉因探视许广平也染了猩红热，于二月十一日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李小辉的天亡，给许广平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藏爱人的坟墓。他们在其中成年累月的睡着，什么也不来惊醒他们。可是早晚有一天，——我们知道的，——墓穴会重新打开。死者会从坟墓里出来，用她褪色的嘴唇向爱人微笑；她们原来潜伏在爱人胸中，象儿童睡在母腹里一样。”李小辉在许广平内心，就烙上了这种生命狂流冲刷不掉的印记。十八年之后，许广平怀着深沉的感情，写过一篇题为《新年》的散文，追忆起这段悲怆的往事。她说：“到了第十八周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都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按：许广平小名叫霞姑）的怆痛就象那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生活的真谛告诉我们，人的初恋固然难忘，但第一次进入情感天地的异性其实并不一定就是内心理想最为合拍的伴

侣。在初恋中一度破灭的爱情，也不象那狂风吹落的花朵，永远不能在心灵的枝头重新开放。许广平后来跟鲁迅的结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许广平跟鲁迅的结合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地方：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并无特殊的魅力；论金钱，鲁迅当时因家庭负担沉重以及购买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台高筑；论地位，鲁迅当时虽然在文坛和进步青年中享有盛誉，但他却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而被免去了教育部金事的职务，面临着被北洋军阀政府迫害的危险。最大的障碍，是一九〇六年夏天，鲁迅曾由家庭包办跟山阴朱安女士成婚。尽管鲁迅婚后实际上长期过着独身生活，但既然有这样一位形式上的“周太太”存在，许广平跟鲁迅的结合就不仅需要抗拒守旧者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而且还要鼓足跟旧家庭决绝的勇气。如果没有超凡脱俗的眼光，坚忍倔强的精神、豁达无畏的性格，一个二十七岁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很难承受即将面临的这一切的。

许广平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与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就彼此爱上了。但他们之间感情的产生和发展其实是有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寻常爱情之处，就是并非始于异性之间的互相倾慕，而是始于鲁迅身上所闪耀出来的真理之光的吸引。

鲁迅刚到女高师兼课，就给许广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广平感到，鲁迅具有一种潜在的吸引力。在许广平心目中，鲁迅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亲的。